



动物在人类历史中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animals in human history

■文 / 陈华文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同时也是**一切生物的生存之所**。在地球的生命系统中,动物的存在尤为重要。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空里,人类和动物曾是平等的物种。但是,当人类开始主宰地球后,人类与一些动物的关系发生了转折,有的动物被人类驯化,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默默贡献力量。

众所周知,地球已有至少46

亿年的历史,人类在地球上是很晚才出现的物种。农业的兴起不过1万多年,而广义上的“文明人”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生活了200万年。换言之,人类99%的时间是在狩猎和采集阶段中度过的。在那时,人类与动物基本是平等的,人只是动物中的一份子。绝大多数时候,其他动物是人类的猎物,而在有些时候,人类也可能是动物的猎物。

狗是人类驯化的第一种动物,这是人类没有想到的。狗的驯化是人类狩猎采集时代的产物。当时,面对冰河期的结束、全球急剧变暖所带来的挑战,人与狼在狩猎过程中结为命运共同体,狼慢慢变成了狗。和人一样,狼也是群居动物,生活在组织严密的狼群中,狼也是所有捕食者中最具团队精神的动物之一。狼是如何变成狗的,这是一个复杂的生物

进化问题,围绕具体的发源地和时间则是众说纷纭。最早的狗化石证据是来自于德国1.4万年前的一个下颌骨化石,这些考古学证据支持狗起源于西南亚或者欧洲的说法,而狗的骨骼学鉴定特征显示狗起源于狼,由此提出了狗的东亚起源之说。

狗进入人类社会后,在许多地方和不同场合,与人类建立起亲密关系。狗与人类共同狩猎,引发了狩猎革命。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狗与人类文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西方,狗被精美的艺术作品歌颂,被视为最忠实的守护者。在中国,狗一直是家庭里的特别成员,是人的朋友。在十二生肖中,狗也占有一席之地。

山羊和绵羊的驯化,一开始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状态,最初驯化山羊和绵羊时,规模不大,人们对于动物仍然敬重有加。牧民珍惜每一只牲畜,也能将它们作为独立个体识别出来。山羊和绵羊受到悉心的保护,每天被赶到牧场,羊毛被修剪,多余的公羊被宰杀,以便人们获取肉食并控制羊群的规模。

在农业社会,山羊、绵羊、猪为人类提供了稳定的肉食来源,这样的社会比狩猎社会更安全、

更可预期。这三种动物也成为人类的财富源泉。现在还不清楚家养山羊和绵羊与野生山羊和绵羊的明确分化始于何时,但这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很可能是在公元前9000年前后,随着羊群规模的扩大而最终分化的。

在汉字中,屋里养猪为“家”,由此可见,猪对农业定居者的重要性。而山羊和绵羊也支撑了游牧社会的生存,牧民在大多数时候依靠羊奶和羊毛生存,并不轻易地宰杀羊,因此,羊群也是财富的象征。财产权和继承权随之出现,拥有动物的多寡成了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牛的驯化非常早,这种大型动物对人类来说具有重要的革命意义。牛是农业经济的引擎,没有它,农耕文明将无法发展。牛还是权力的象征和重要的祭品,在政治生活中起着特殊作用。牛不仅被用来拉车,也被用来耕地,奶牛则提供了高营养的牛奶,牛肉也是一种极其完美的肉食。牛被人类驯化后,很快就成为人们可以积累的财富,以及向外炫耀的家产。

在世界很多地方,牛等同于“行走的财富”。牛也是精神寄托的象征。例如,非洲古老的努尔人部落,人们把牛奉为神灵,牛群在

这里悠闲自在,努尔人对牛关怀备至,为牛生火驱蚊,为牛不停地迁徙,为牛制作饰品,以保护它们免遭攻击。他们甚至用牛的姿态和颜色为自己取名。有人感叹:“努尔人是牛身上的寄生虫”。尽管努尔人很喜欢吃肉,但绝对不会为了吃肉而宰牛。

如果说牛是农业发展的引擎,那么驴和骆驼堪称“皮卡车”,驴奔走在丝绸之路和欧亚非三洲的其他商路上,运输商品,传播文化,默默地开启了早期的全球化。在传统农业社会,陆路运输极其困难,每头驴大约可以载重75千克,每天行进大约25千米。由数十头驴组成的毛驴商队,相当于陆地上的海洋船队。在古代,当马和骆驼没有成为人们旅行的交通工具之前,东地中海地区的每一个人都骑驴出行。大马士革之所以在古代就繁荣,是因为城市处在毛驴商队战略路线的十字路口。驴这种动物特别能吃苦,饲养成本低,易于训练,跟随人们劳作的历史长达5000年,也许还更长。它们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有能力穿越全球干旱的区域,通过多次远征,它们开启了世界上最早的国际贸易。

在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中,如果说驴是吃苦耐劳的模范,那么



马从出场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处于“高光时刻”。世界各地从古至今,马一直和人类文明同行。在古罗马时代,良马稀有且昂贵,其价值相当于7头公牛、10头驴或者30名奴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马的作用甚至比人更大,因为他们善于骑马,具有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从最早使用马拉战车的赫梯人与埃及人,到后来的匈奴人与蒙古人,战马成为征服世界的决定性力量。

在古代中国,马在军事和贸易中发挥着特别的作用。中国历代王朝都有用丝绸和茶叶换取马匹的传统。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们横扫中原,让中原王朝经常被动挨打。这并非因为中原地区没有马,而是中原地区士兵没有真正和马培养出感情,对马的生活习性了解不够,而北方游牧民族的士兵就不一样了:他们在马背上长大,连马的呼吸都了如指掌。只有和战马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做到人马合一,才能驰骋疆场。

马不但在古代社会极为重要,即便在工业革命中也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蒸汽机驱动机器,而驱动蒸汽机的是煤,煤炭在靠马托运。在英国黑暗的煤矿中,有多达7万匹矿井马在没日没夜地工作。这些马通常从出生就在矿井中,性情温驯,身体强壮,吃苦耐劳,可以连续服役20年。它们长期在矿井中,甚至从未见过阳光,近乎全盲,即使退役后也无法适应户外生活。与矿井马相比,战马的命运更加悲惨,在钢铁和枪炮面前,它们常常没有来得及昂首扬蹄,就命丧炮火。

公元前3000年左右,身躯高大的野骆驼逐渐被人类驯化。从此,骆驼成为干旱地区运输的主要力量,被誉为“沙漠之舟”。骆驼能够驮载的重量是牛的两倍,并能以快于牛两倍的速度行走更远的路程。骆驼的速度比驴快,哪怕不喝水,也能在酷热的环境下行走很远的距离。骆驼的一系列生理适应能力使它们不用喝水也能长时间生存。大量的脂肪积聚在驼峰,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隔热效应。骆驼的红细胞呈椭圆形,在脱水状态下,能够保障细胞更顺畅

地流动,使骆驼在极短的时间内摄取大量的水。脱水状态下,骆驼可以减少四分之一的体重,而其他哺乳动物只能减少12%至14%的体重,厚实的皮毛和修长的腿能保护它们免受地面高温的烘烤。

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像骆驼一样更好地适应干旱地区的生活,也没有哪一种动物比骆驼更适合驮运货物。骆驼在沙漠地区稳步前行,从不东张西望,即便面对强大的风沙也无所畏惧。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中,由骆驼组成的商队已经穿行了几个世纪,大型商队由几千头骆驼组成,浩浩荡荡延绵数公里。如今,尽管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主导了长途运输,但在沙漠深处,骆驼运输依旧不可或缺。

被人类驯化的动物无声地影响着文明发展的进程。现在和将来,作为人类的我们,要善待动物朋友。如果没有这些动物朋友,人类也无法稳健地走向未来。📖

作者介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研究生导师、编审,中国地质作家协会副主席

